

# 她受了封面图片的诱惑



《世界上最丑的女人》

[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著 茅盾文学奖译者 方晨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1年9月

C之所以买下这本书，完全是受了封面图片的诱惑：在类似于干涸血迹颜色的黯深背景下，一道楼梯通往一扇模糊的门。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一束明亮的光线，纤薄而锐利，如一柄利刃。此外，她也注意到了书名那十分熟悉的、棱角分明的黄色字体，显然，这本书是她喜欢的侦探故事系列中的一本。

几年前，她从阿加莎·克里斯蒂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开始读侦探小说，但后来对模式化的套路感到厌烦起来，无非就是先谋杀，再调查，最后揪出凶手，千篇一律。好像侦探故事是一个没有出口的结构，哪怕它再干净整洁，也让人无法接受。她被薄纸编织的人物戏弄着，这些角色像木偶一样被放置到舞台上，在作者自己的至高意志摆布下熙来攘往。奇怪的是，作者是唯一那个从开篇就知道罪与罚秩序的人，却想耐心讲故事，煞有介事地娓娓道来。她觉得实在无趣。

她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书，也不知道自己在当地图书馆和书店的书架上到底在寻找什么书。如果要她说清楚，她可能会翻翻眼睛，撇撇嘴，手画个圈圈表达一下无助。其实，她一直在找寻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和更加丰满的犯罪情节，以及侦探永远不会考虑的更复杂的动机和证据。不，她说的不是血与肉，不是屠杀，也不是噩梦，这些东西她早就在电视上看够了。她想要的侦探故事是非同寻常的，无法一眼看穿、彻底弄清的，只要能偶尔浮出水面，管窥真相足矣。同时，她还想要侦探故事能触及自身，能拉扯住她的手臂，让她不至于昏昏欲睡。这些怎么能向图书馆员或书店售货员解释明白呢？

“我不知道啊。”

她喃喃自语着，犹犹豫豫地翻了翻这本书，最终还是买走了。

不得不说，阅读侦探故事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就像收拾杂物，将它们摆放在抽屉里一样。一步一步，混乱变成了秩序，但有时过分的秩序也让人受不了。

于是，她从当地图书馆借走了一本擦书，在厨房和地铁里如饥似渴地读，每周读完两三本。她还借了不少名声不显的冷门作家的侦探故事，其中有的还不错，有的则完全没法看。她也尝试了一些颇具文学色彩的侦探故事，这些书有着第二条线索，并非总是那么清晰。她阅读过一些奇奇怪怪的、堪比嫁接植物的侦探故事，诸如“拼图侦探故事”和“诗歌侦探故事”之类。退去俄罗斯套娃式侦探小说的层层外衣，她从书中随后的每一章都读出了另外的含义和与情节无关的节外生枝的故事。她也涉猎了学术类侦探小说，那些书中充斥着博学的炫技和她本应理解却不明所以的参考注释。那些假装自己不

是侦探故事而是讨论知识或道德的书让她非常头疼。其中有一些刑事侦探故事，在读者看来，把侦探故事的体裁规则切割得支离破碎，就像一块用碎肉拼接成的煎牛排一样令人作呕，最糟糕的是，它们的作者往往直接揭露出凶手的身份，却省略了整个神圣的调查过程。还有这样的：在字里行间不断撩拨你，而将对犯罪事实的披露一拖再拖，他们沉醉于自己的所谓“美学”，就如在镜子前顾影自怜的女人。举个例子吧，看看这句：“一想到这儿，愤怒和懊恼使他的下巴紧绷起来。”在犯罪细节描述上不惜倾注笔墨，却把探究真凶的主旨抛在脑后。变态！这类蹩脚的垃圾货色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书店里，那些技术侦探故事、科幻侦探故事、浪漫侦探故事，比比皆是。这些书，她都耐着性子读了，至少她还保持着忠诚。她从来没有看个开头就扔到一边。她把读每本书的第一句话都当作签订合同或是缔结婚约，总要有始有终，没什么可申诉抱怨的，不到真凶浮出水面，绝不释卷。

她乘坐地铁回家时阅读了新书的前几页，颇感满意，故事的开头写得相当不错。她喜欢的元素这里都有：具体而真实的空间呈现、对事物细节描绘的偏爱、入木三分的人物形象刻画，等等。书中提到某人的秃头或皱巴巴的灯芯绒裤子，都让她对作者由衷感谢。因此，在短短几段之后，她就进入状态了，似乎能够在车窗忽明忽暗的地铁上看到栩栩如生的书中世界。

故事开场了，在位于佛兰德的一座规模不大但周边风景优美的宫殿中，举行了一场侦探作家的聚会。物业的所有者，就是这场不凡聚会的发起者——这个行当的“女王”乌尔瑞卡，老太太已经八十多岁了。

在几句非常详尽的文字描述的支撑下，C的眼前浮现出一个手指修长的枯槁老妇，就像芭芭拉·卡特兰的样子，或许是她同样因笔耕一生，写了数十本书而成名，才让C产生了这种联想。紧接着，乌尔瑞卡的蓝色丝绸连衣裙和精美繁复的黄金配饰侵入了她的思绪。C想到，说不出为什么，但这个人肯定散发着干草的气味，这是世界上最为清淡的香味儿。

乌尔瑞卡是佛兰芒人，这座宫殿属于她的家族已经有几个世纪之久。然而自从伊普尔战役的大屠杀发生以来，宫殿已经风光不再，大概是大地也嗅到了尸体的腐臭味道吧。

C瞟了一眼邻座的乘客，他膝上的篮子里趴着一只小猫咪。她暗想，必须好好查一查，大屠杀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芥子气的吗？嗯，肯定是这样。

聚会中，著名的乌尔瑞卡立下了遗嘱，在她死后，这座栗树庄园里的宫殿将成为侦探作家们的创作中心和避难所。宫殿楼下入口边的一间厅堂将用于纪念她的生平，陈列她的照片和多语言版本的著作合集，展示柜里会展出她的作品手稿。她为客人们贡献出自己的图书馆、庄园、漂亮的雷诺车和那最棒的佛兰芒厨娘（但愿她长命百岁）。楼上那些阴暗狭小、像细胞一样一间挨着一间排列在狭长走廊侧旁的小房间，则留给为这一流派的荣耀而奋斗的后继作家们。

当她读到从临近的巴耶纳火车站接第一位客人到城堡时，不得不停下阅读。她很喜欢宫殿里派车接客人这个情节，车就是那辆深蓝色的雷诺车，接的第一位客人就是那个穿皱巴巴灯芯绒裤子的秃头男人。

C拎着袋子上上了三楼，回到自己的住处，打开窗户，春天若有若无的淡淡气息扑面而来。顺便说一句，她注意到树叶上有一些细小的蚜虫，看来它们并没有受到冬天的重创，存活了下来。然后，她给猫喂食，给自己煮面条。一边等着水烧开，一边坐在厨房的凳子上接着读。

这个男人名叫朗费罗，是一位著名的英国侦探小说作家。长途跋涉让他甚感疲惫，只想在晚餐前小睡一会。然而他对法国北部阴郁幽邃、雾气朦胧的风景颇感兴趣，在他看来，这非常有助于写出伤感的恐怖作品。

“据说附近有一座大型的英国军事公墓，是真的吗？”他问那位在车站曾帮他搬运两个大皮箱的矮胖司机。司机一个大回身，转向乘客，兴奋地做出了确认。

此举让汽车几乎失控，危险地驶上了右侧马路牙子，朗费罗惊叫起来。

司机忙不迭道歉，一路上都不再说话。到了目的地，他依旧沉默着把手提箱提上楼，带客人看了房间。

朗费罗到达他的房间时，煮面条的水烧开了，C开始做晚餐。

## 走进“且介亭”



《梧桐映双城》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21年8月  
王云燕著

本书以上海、南京两座文化名城为写作对象，通过对“双城”人文故事、历史景观的细腻描述，展现了两座城市的城市风貌和人文情怀。书中具体选取两座城市的28处代表性人文建筑景观，赋予老房子鲜活的生命力，带领读者走进老房子的历史，感受城市魅力，体悟情感世界。

王云燕

南京钟山文化研究会会员，欧洲中国文化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出版有爱情主题散文集《答爱问情》、谍战小说《谍恋花》、地理人文小传《谁的爱情绚烂了那座城》等作品。

他刀削一般的脸部轮廓，手夹纸烟的剪影在时代的幕布上不会被忘却。他勤奋的工作热情、至死不屈的战士精神，鼓舞着无数人。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因为有鲁迅在，有了文化的制高点。而在他的文章中多次出现的“且介亭”的住所便是大陆新村9号（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山阴路132弄），那是将“租界”两字各取一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其实生活中的他待人非常和蔼体贴，因为遇到了她，他的多情浪漫正像江南春到，春来江水绿如蓝，那黑白苛刻的世界顿时有了美丽的颜色。

1927年10月，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先后住过三处寓所，一处是景云里，一处是拉摩斯公寓，第三处便是这大陆新村9号。

1933年4月的一天午后，阳光明媚，许广平牵着海婴的小手，孩子另一只手抱着玩具，一蹦一跳地和妈妈从内山书店门前那条碎石子路走过来，两边店铺林立，吸引着他四处张望。

这次，先生是以内山书店职员的名义从拉摩斯公寓搬进大陆新村9号。这是一处越界筑路的民居，具有半租界性质，很适合藏书。铁门里是一个很小的花园，种植着桃树、紫荆、石榴等花木。在鲁迅肩头的小海婴好奇地看着这里，“爸爸，这个房子有三层楼啊，那我住几楼啊？”“你住最高的楼好不好？”鲁迅用胡子扎着孩子细嫩的脸颊，弄得孩子咯咯笑。

“肚子都饿了，今天中午是什么小菜啊？”鲁迅问道。“黄花鱼、油焖笋、清炒菜羹，都是你爱吃的。”许广平笑盈盈地答道。“好啊，那老规矩，黄酒一壶，温一温。我今天要敬你一杯呢。”“哦，今天是什么大日子啊？”“双喜临门啊，一个是乔迁之喜，一个是《两地书》出版了，我刚刚就是去拿书的啊。”“是么，太好了，快拿给我看。”许广平兴奋得简直要叫起来。《两地书》是他们在1925年3月至1929年6月间互通的情书结集，这是多有纪念意义的事情啊。“你每次写信都为我挑选好看的枇杷花纹纸袋，可惜这本书上找不到。”许广平叹道。“你呀，不能太贪心哦。”鲁迅用指尖点了点她的额头。

乱世颠沛中，四年间，四座城市，136封信，记录下了许广平和鲁迅感情的心路历程。

1925年的春天，许广平因参与反抗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杨荫榆的学潮运动，被无理开除，郁闷至极的她提笔给鲁迅写了一封信，以谦卑学生身份向先生倾诉苦闷。没想到，鲁迅收到信的当天就立刻写了回信，回信中鲁迅对她的称呼是“广平兄”。她惊喜，写了第三封信，鲁迅又是很快回信了。接着就是第四封、第五封……通信最多时，许广平与鲁迅的往来信件频繁程度甚至达到了一天6封。

为了避难，8月8日，许广平搬入了鲁迅位于西三条胡同的家中。第二年，因北方军阀迫害，鲁迅被迫南下去厦门教书，许广平回了广州，其间两人书信不断，鲁迅也经常从厦门赶往广州去看心上人。

听他讲课的女学生很多，他对许广平说，自己可以做到绝对目不斜视，让她放心。许广平送给他一个印章，他特地买了一盒极好的印泥来配它。许广平给他编织了一件毛背心，寄包裹过去。毛背心的款式是最新潮的，鲁迅特地穿着它拍了照片，眼里是满满的甜蜜，然后立即将照片给心上人寄去。摘自王云燕著《梧桐映双城》

### 内容简介

本书是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中短篇小说集，波兰语原书名《众鼓奏鸣》，于2002年获得波兰最高文学奖“尼刻奖”的读者选择奖。托卡尔丘克以19个精灵般的故事，书写形形色色不同意义上的孤独者，铺展独属于他们的心灵与现实世界交错重叠的奇遇。

### 作者简介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19年授予），当代欧洲重要作家、波兰国宝级作家。除诺贝尔文学奖外，她曾凭借《云游》和《雅各布之书》两次荣获波兰权威文学大奖尼刻奖·评审团奖，五次获尼刻奖·读者选择奖；2010年荣获波兰文化杰出贡献银质奖章；2015年荣获德国-波兰国际友谊桥奖；2018年《云游》荣获布克国际奖；2019年《雅各布之书》荣获法国儒尔·巴泰庸奖，同年《糜骨之壤》入围布克国际奖短名单，同名电影《糜骨之壤》曾获2017年柏林国际电影节亚佛雷德鲍尔奖。